

平安王朝 无双红颜

我，希望能像风一样，活的无怨无悔。

穿过宇宙间浩如银河的距离，乘着几近于不可能的飘渺机会，在千年之后的某一天，某一个时候，再一次吹过曾经心爱人的发丝面颊，就这样邂逅……转瞬离别。

无关爱恨，不沾人间半点尘埃。

化作春天里的风，永远陪伴在爱人的身边，看着他，默默祈祷他得到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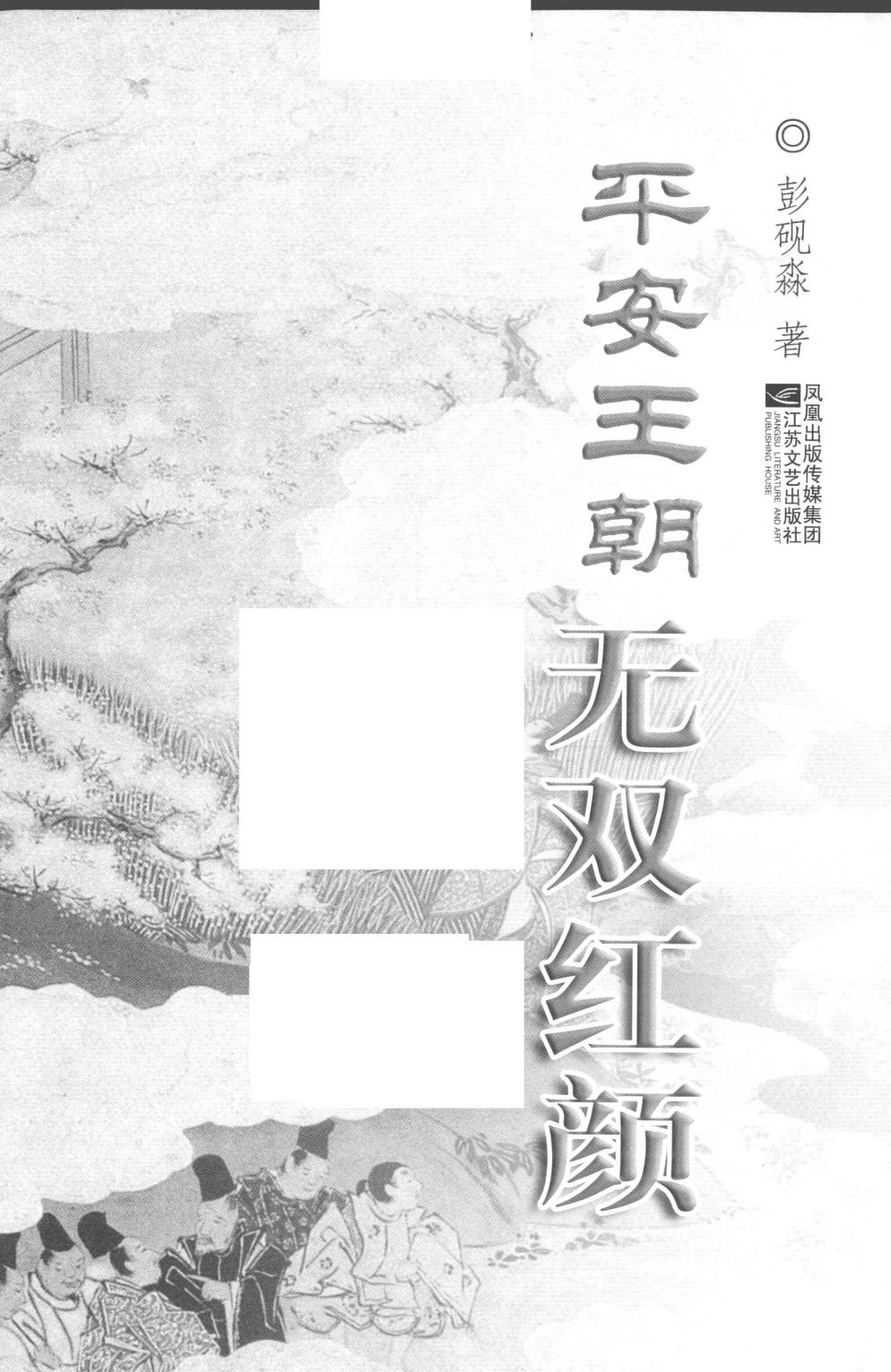
◎ 彭砚森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彭砚森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SH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平安王朝 无双红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安王朝·无双红颜/彭砚森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6

ISBN 7-5399-2388-1

I. 平...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995 号

- 书 名 平安王朝·无双红颜
著 者 彭砚森
特邀编辑 康 之
责任编辑 马小玲
责任校对 小 肖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388-1/I·2261
定 价 1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彭砚森，也就是我，现在是读影视戏剧文学专业的大三学生。

为什么要写这么……感觉上这么古老的东西呢？

有人会如此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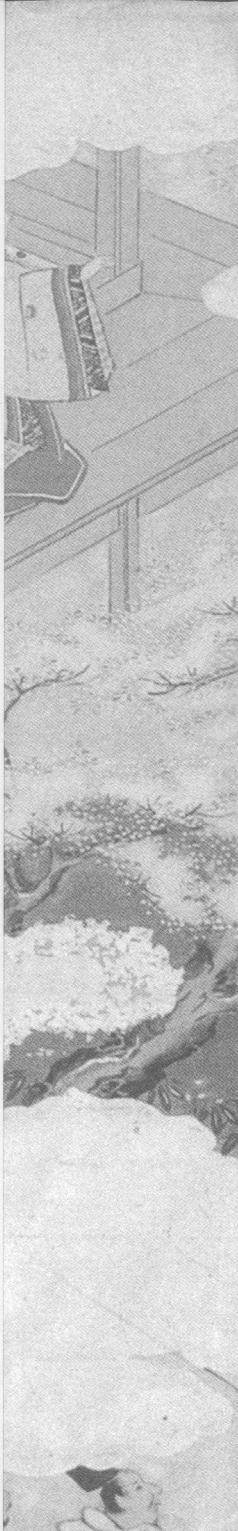
我想起了文里自己最喜欢的一组对话，发生在男主角之一与女主角间的对话。

他说：“你一定……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而她是这样微笑着回答的：“是的……我穿越时空来到这座平安京，就是为了与你相遇。”

我也是。

为了与人相遇，我写下了这些所谓“穿越时空”的文字。



目

录

MU

LU

之一	前尘	2
之二	红莲火焰	6
之三	橘与樱	13
之四	拈花一笑	20
之五	身乃半焰	28
之六	轻肥	36
之七	心魔	44
之八	人间世	53
之九	紫阳花梦	61
之十	月下香	69
之十一	博弈	78
之十二	清凉殿之雨	87
之十三	红叶狩	95
之十四	葛生	104
之十五	九连环	114
之十六	沧海明灯	122
之十七	苍天比翼	131
之十八	生别离	138
之十九	雨前御所	145
之二十	夜露	153
之二十一	苍龙	160
之二十二	香雪海	170
之二十三	还君明珠	177
之二十四	绿萼仙	186
之二十五	上阳白发	194
之二十六	刀伊入寇	202
之二十七	满弦弓	210

之二十八	鹄啼抄	218
之二十九	杜鹃之伤	226
之三十	蜃气楼	234
之三十一	因缘	241
之三十二	倾国之色	249
之三十三	风花	257
之三十四	一期一会	264
之三十五	兰陵王	271
之三十六	云立涌	279
之三十七	星沙	288
之三十八	雪葬	297
之三十九	牡丹灯笼	304
之四十	岚夕暮	311
之四十一	狂月	318
之四十二	二重螺旋	327
之四十三	扫晴娘	335
之四十四	如依	342
之四十五	都鸟	349
之四十六	且共从容	357
之四十七	金刀素手	364
之四十八	霓裳虹彩	371
之四十九	花明	379
之五十	羽衣	387
之五十一	钿分	394
之五十二	无尽修罗	403
之五十三	此生	411
之五十四	清风万里	419
之五十五	姻缘	425
番外篇	在命运之前	432
番外篇	恸哭的刹那	435
注释		439

天の海に雲の波立ち月の舟星の林に潜ぎ隠る見ゆ
(长天如海云波起,繁星似林隐月舟)

在日本历史上,有一个同大唐盛世一般光华绚烂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著名的平安时代。在这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日本文化突破了汉学的桎梏,从单纯的模仿到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样式。可以说,平安时代是真正塑造日本美的时代,而平安京——这座承载繁华与风雅的花之都市,也成为了后世人们永远的梦中浮桥。

平安京建成于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与从前之藤原京、平城京、长冈京相比,规模空前,划地南北5.3公里,东西4.5公里为宫城。据相关史料记载,平安京已有较为完备的都市构架,几乎可以与现代市政规划相媲美,“中央南北开通朱雀大路,分左右两京,南北九条路,东西各四方;构设百官府,由贵族官人居住;另外圈定宅地,集聚一般庶民”。是完全仿照唐都长安的布局。

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平安京里,一位像风一般的女子……

之一 前尘

和泉守^①藤原忠纲的车驾停留在了西洞院大路的红梅殿前，相较于忠纲的国守身份，这辆装饰着唐绫和黄金八角辟邪铃铛的牛车似乎过于奢华了。府邸前的侍童慌忙迎了上去，只见一柄玄玉扇子从里面打了帘子伸出来，随后就看到身着蹀躞色直垂^②的男子从车上利落地踩了脚凳走下来。

男子大约二十三四岁年纪，身材高瘦，生得一张俊美的脸。而一对略有些凌乱的漆黑长眉，却使他不显一丝脂粉气。他的眼睛总是透露出难言的冷峻，如果不是偶尔的笑容，就会露出让人莫名觉得些须胆寒的感觉。于是他就笑了，回过头来，用白皙修长的手指掀开帘子的缝……

“你又在发什么呆呢？”

我这才回过神来。还尚未熟稔京都的礼仪，来不及摸到怀中的桼扇，连忙用袖子端端正正遮住一半的脸。却惹得他又轻笑了出来，将一边的朱漆蒔绘小梳妆箱推给我，轻轻念道：

“‘大庾岭之梅早落，谁问粉妆？’”

然后放下帘子，又恢复了平静无波的样子，随着小童进了深似海的当朝太政大臣^③府邸。

没有人注意到他——和泉守的独生子式部少辅藤原经雅消失在朱门前那一刹那的小动作：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行字：枕流，等我回家。

似乎整个五月梅雨天的阴霾一扫而空，心就像明媚的阳光，尽情呼吸着充满楠木清香的空气。打开江心澄镜，原是腮上的粉在刚才倚着他衣袖说话时擦糊了。经雅说蔷薇花籽最是适

合研磨成花粉,加上淡淡的茶靡香味,勾勒出一张细致香软的容颜。其实我并不美,他的母亲、养育我长大的和泉守夫人伦子有时会抚摩着我的头发说:“孩子,你的确没有你母亲那样的妖娆迷人……她曾经是那么美,简直如同一时宠冠后宫的玉藻^④前。但你像她一样沉慧,眼眸里就像放进了三千世界一样。或许,这对于男人,也未尝不是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其实我并不在乎是否能像过世的母亲似的倾国倾城,虽然我已在梦里描绘了千万次她的面影。因为母亲毕竟是不幸的,作为更衣^⑤的她爱上了卑微绿袍之官,两人私奔后生下了我——一个被视为罪孽的孩子。后来他们还是死了,死在东躲西藏的旅途里。而我就被姨母伦子收养,十七年里和青梅竹马的经雅一起长大。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飘零的身世,因为有他,我可以放弃生来对无可选择的出生和不公平命运的怨恨。

车轮在平整的地上缓慢滑动,窗棂外的萤火虫飞进了车子,围绕着我的描金衣带胡乱飞舞。于是一时玩心大起,蓦地合掌将它圈在手心。然后谨慎无比地留了个小小空子,探头向里看去:青冥发亮的光点像线香一样飞着,但又找不到出口,多傻。才笑着这虫子,却冷不防侍女小侍从的一呼“到府了”,被它逃脱了去。直直钻到五重的玉色绡丝缎和桃红色打衣^⑥之中,然后顺着柳色罗纱下裳徘徊。

清和院的式部少辅宅子,是我今后的家。恍惚之中,眼泪滑过抹了胭脂的面颊掉落下。扶着小侍从的手进了门,向伦子夫人见礼,与合家大小厮认。赠诗、三朝、走访女家,那是达官贵人的婚姻之仪;而我,这个孤女,此时此刻起,就是他的妻了。

那夜我睡在偏室的涂笼^⑦里,数着一声声更漏,直到三更才听到经雅回来的声音。正要整理衣服起来迎接他,他就站在门廊下,将隔扇门推开了一线天光。清晨的露珠很冷,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那个凄艳而又不祥的传说:在将^⑧和被鬼所吃的女子。经雅还是白天的打扮,很疲惫,我能看见他眼里的血丝和

闪烁不定的目光。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么?冷么?饿么?我像个真正的妻子、一个沉溺在爱情里的小女子一样问着。

他摇摇头,一动不动望着我。然后伸手,以从来没有过的温柔将我散乱的发丝拂到耳后。

“明晚在桂川^⑨的一条戾桥边上等我好么?”

绯红月光从移动着的云影里投射下来,倒映在暗黑湍急的桂川流水里。时不时有惊起的飞鸟扑棱棱地从岸边水草飞过去。树影像是很多人密压压的埋伏似的。吩咐牛车在远远的地方等候,我一个人摘下了市女笠^⑩,呼吸着微风吹过的气息,混合着隐隐青山的味道。

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凄凉的箏篋声。我听过那个曲子,说的是唐土故事:一个叫李益的男子,他中了状元后就娶高官的女儿,而此时他的原配妻子小玉病重而亡。小玉死后化身厉鬼,不断报复着负心的郎君,直至两人同归于尽。其实我不懂的是,这说的究竟是一个复仇故事,还是一段关于爱而不得的情恸?

回过头,经雅的身影出现在银色的冰冷月光下。我能看得见他深黑的眼瞳,看得见那双眼瞳离我越来越近,直到我被一条强健有力的熟悉的手臂拥在怀中。

另一条……

“怎么……”话没有问完就断了,因为他没有再给我机会说下去。

我不可置信的望着他,就像是问他这是一个玩笑吗?还是我的感觉错了,这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在那一刹那我的世界崩塌了,手颤抖着无力着垂在了身体两侧。

他放开了我,留下那触目惊心的利刃插在我的心口。还有血,像绽开的春日樱般颜色的鲜血,美的好像不像是真的。

但,是真的,因为我好痛,每一片骨头像像是浸泡在寒冷的水里,痛的都开始失去知觉了。

他就这么毫不眷恋的松了手,然后有很多人出来了,我看见他们在笑,甚至在说着恭喜的话。他们说大人您今后就是关白^①大人的乘龙快婿了,真是此生的造化以后仕途想必是飞黄腾达。

什么都明白了,或许神也不愿意我生的糊涂,连死都是糊涂的。经雅,我的爱人,我的夫君,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十七年的岁月是假的吗?你说的一生一世是假的吗?我们一起数过的星星看过的月亮都是假的吗?如果不是假的,那为什么要在这同一片星空之下,和那时一模一样的星空……杀死我呢?

大臣的女儿,真有这么好吗?权势,真有这么好吗?

原来我的存在就是这么没有价值的吗?你说啊,经雅!

心里有什么东西冒了出来,好像解除的封印一般,渐渐变得清晰可见。

血流干了,麻木了。

既然如此,那就遂你所愿吧。

最后这样称呼你一次:我爱的人,愿你得到你想要的权力。而下一世,枕流若能重生的话,将会选择为权力而生。

再没有心了,再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

失去意识之前,最后看到的是他模糊不清的脸,还有低回在耳畔、魔咒一般的话:我生来就被权力所诅咒,不管无论如何的逃避,却注定终其一生与权力如影随形。

之二 红莲火焰

这年从初冬开始，嵯峨野^②便一直被深深埋藏在白雪之中。京畿少有的寒气袭人，堀川二条左大臣^③别业见桃寺前的椿^④伴着天际皑皑白雪花盛开着。椿边就是我的寝室，半支起的丝柏木窗下，我正与近旁侍候的女房小宰相^⑤等人边熏香边闲谈。

“欸？”抬起头，放下手里的黄铜鍍金长柄炉，道：“你是说见桃寺附近有鬼出没？”

小宰相神秘兮兮的膝行到我面前，小声说：“是啊，本来最近京里就不太平，阴阳寮听说也忙得不可开交呢……偏这时候您父亲大人又选了如此偏僻的地方让小姐养病。这里啊……”

“咳咳！”

两声咳嗽在御帘处响起，屋里的人立刻都不约而同的识趣住了口。那是这里的女房之长中务君，她上身一身苏芳色柞浆草纹样的小挂，十足是一副古风十足的年长夫人行头。手里提着一木盒上等青炭，一面告诫她们：“不要把话题往那些无稽上引，小心吓着了小姐。”一面笑道：“这可是纪伊新送来的瑞炭，专门用炭屑和蜂蜜捏成双凤的形状，小姐闻着这香味儿，就能睡个好觉了。”

另一个女房中将接过盒子，用剪银的夹子把白檀木片铺在炉底，这才将炭堆好燃上。又继续起话题来。

“京里不太平？是怎么回事……”

小宰相刚想快嘴接上，就被中务眼神止住，只得简单说道：“原也不是什么大事……去年春夏之交时，和泉守的养女莫名奇妙的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一个失神，被熏香炉炙了手，忙将手指捧在唇边一吹。立刻转移话题：

“入宫的日子定下了么？”

谁料到中务竟伏倒在地啜泣了起来。

“看到小姐这等高贵之人那时的样子，我恨不得登时死去呢。而今终于好了，又懂事了许多，真不枉四方菩萨的佑护。”

我气定神闲的微笑，扶起了“乳母”。

“请您放心吧，我不会再做那等傻事。因为我不是常夏小姐——不是以往的常夏小姐了。”

在她和小宰相诧异的目光中，我回首望向奁台上的铜镜：那里面是一张无愧于“倾国倾城”这一形容的绝世丽颜，也是我从昏睡中醒来半年后的现在、努力适应的外表。

说是昏睡，也许并不准确吧……我就是险些进入三途之川^⑥的魂魄，小宰相口中尸骨无存的和泉守养女枕流，现在的左大臣小姐常夏。

在那个暮春夜晚，我的灵魂徘徊在现世不忍离去。而此时此刻——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左大臣家常夏小姐从悬崖上坠落后殒命，痛失爱女的大臣夫妻延请了所有法力高深的高野山和尚和阴阳师为小姐招魂，但阴差阳错的，我的灵魂被束缚在了她的身体上。

对于常夏小姐为何坠崖的原因，左大臣一家并没有再提起过，也许他们是认为我已经“忘记”了一切，就没有必要也最好不要再提起。可我好奇的是，究竟是怎样的原由，可以让这样一个娇贵的女孩子死无可恋、毫不犹豫的投入六道轮回转世而去？

是……比我还要伤心的理由么？一股同病相怜的情感油然而生。也许在心底里我是自私的吧，我不愿意死，或许……是不爱那个人的也说不定……所以还是贪恋红尘。

重生了，我想我可以忘记前尘，忘记爱恨情仇的种种……

又是梦魇……

梦境里的我拼命奔跑，似乎无路可逃。全身都像是在燃烧，五内俱焚不得安宁的痛苦。恋心如处火宅^⑦，像那个猿乐^⑧故事里所说的一样：被武士和书生的爱煎熬，不得往生，只得堕入无间地狱。又好像是道成寺^⑨的和尚，背后有蛇妖追赶，不顾一切奔向滚滚波涛！

然而面前不是波涛是悬崖，悬崖下满是绯色云霞一般的八重樱，仿佛跳下去就能像纵入流水一般快乐的停止了呼吸。那轰华绚烂的花海，埋葬躯体的最好归处。

闭上眼睛，感觉到纤白的衣袂在飘飞，听到耳旁呼呼风声——是那么真实的梦境。

如果你不愿意她伤心而绝，就换我死去好了。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会做这样的事呢？是哪……你眼里的我是左大臣的掌上明珠，是日光常夏一般坚强的女子，是——你认为可以选择伤害选择放弃的对象！就是因为我的坚强！

不……不……

就在那一刹那，他从身后拽住了我的衣袖。

不要死，不许死。他这么说着。那个让我沉醉到几乎想要流泪的声音还是那么动人，而我，也真的流泪了。

不过你好自私，为何不让我死？是为了自己良心的安稳。你许诺过的永远，就因为她的伤心欲绝而动摇了，最终你爱的也只是她吧？

算了，我不愿入宫，不愿同人争宠，只想与心爱的人厮守到老。

回首对他莞尔一笑，用我此生最绝美的容颜……

一袭轻衫剥落，身体毫不犹豫跃向青山的怀抱。

惊醒了，我直直坐在寝台上发愣，回过神来时寝衣已被汗湿透。夜夜的梦魇，情节就好像是在连续告诉着我一个故事，我没有叫也不害怕，用温暖的锦衾将自己密密的包裹在里面，用

手臂环抱住自己，然后无声的哭泣。就像是用我的灵魂拥抱一个朋友，抚慰她的痛苦。为了常夏而哭，为了她那死也不能抹去的、残存在这躯体里的记忆而哭。

格子窗外还在飘雪，我起了身，没有惊动一旁局里歇息的女房，披了红梅套色的绫衫，外面围着白狐裘皮就出去了。微曙时分似乎是一天之中最冷的，呼出的气立刻变成白色霜雾。穿过爱宕道竹林被雪光照得明亮的小路，远方的小仓山隐约可见。石子小道上布满了青苔，小道通向大片的石佛法身道场。这里的石佛叫无缘佛；龙女听法于须弥山之下，供奉夜明珠。一沙一劫一世界，我本无缘。

想起晚夏时候做千灯法会的时间里，那些清明透亮的钟声。方想着，大大小小无缘佛们的中间，竟有一丝晕黄的灯苗闪动。走近了些，躲在一尊石灯笼后看时，是个身穿禁色^⑥梧桐叶凤凰纹水干^⑦的男子，正专心致志的蹲在地上雕刻着一尊月光菩萨。

电光石火之间，强烈的眩晕几乎要把我击倒。我没有见过这个男人，但他的背影却又是那样的熟悉。

——不许死，不要死——

是他？！

我绕过石灯笼走了出来，带着和梦里一模一样的美丽笑容。那个男人的脸从微弱的火花和月光菩萨间扬了起来，他发现了，愣愣的望着我，四肢仿佛被定住了一样，满是动容的神情。

“好久不见，右近卫少将^⑧橘齐信大人。”声音婉转且游刃有余。

从他的瞳子里，我看见了自己妖媚异常的神态。而他，终于缓缓的开了口，不知是由于过于惊讶、还是在我枕流看来所剩无几的良心作祟，他连嗓子都是沙哑的：

“听说……你好了……”

他的鼻梁很挺，眉毛像汉文书法里的飞白“一”，隽永而温

和。他的眼睛是善良的，善良到甚至有些软弱的地步。周围漂浮着上好的沉水香混合龙涎香的味道，又夹杂着些须梅花清新……没有人比眼前这个男人更配用黑方^③了，那种似乎不沾尘世半点涟漪的脱俗气质，连微微一个皱眉都令人不忍，高雅的像是神祇堕落凡间，在万丈烟火红尘中徘徊。

这样表象之下，大概也是同一颗让人爱恨交织的心吧？在梦境里出现的故事：遇见常夏的时候，他二十，她十五。一个是有着相爱却始终相互折磨的妻子的贵公子，宫廷的宠儿；一个是从小在成为国母教养下长大的未来中宫……

一步步向他走去，就像踩在着地狱红莲业火之上，轻款身段做无双绝妙的莲步。魔鬼一般风华绝代，是不？但魔鬼又怎样？就是这个右近卫少将、这个天神一般的右近卫少将，他把常夏逼得无路可逃。梦魇里的喘息与恐慌，我记的感同身受！

“你知道什么叫相逢么？”如玉般的手臂缓缓环上他的颈子，满意的将那眼眸中所有的惊惶、不忍、痛苦接收，“我只愿在那个时光与你逢，在五月的藤花缤纷之中……我披着出尘脱俗的雪白单衣，还有那舞姬般夸张依丽的绯袴。而你，理当像那时般唇边噙着微笑看我，一边用沉醇的声音唤着我的名字。你说：小姐，你的头钗掉了。我有着很长的乌黑头发，扎着绳结垂的齐整，逍逍遥遥坐在古藤树枝上……”

他动了动口，似乎想说什么，但那话音被我毫无前兆的吻堵回了喉中。

天光隐匿在了流动的云身后，雪停了，火花于是越烧越旺，就像心火难平。我激烈的吻着他，用舌尖一寸寸不依不饶撬开那顽固禁闭的唇。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但我能感觉到他肌肤温度的升高。

开始动摇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责任与忠贞？你说你还是比较爱自己的妻子，不想让她痛苦。这本无可非议，只是既然那样，你又何必招惹无辜的常夏？她只是个想要爱的单纯女孩而已。你曾信誓旦旦说要与脾气乖戾的妻子离异，迎娶常夏，又

为何在妻子又一个异想天开的自杀威胁下动摇？

他渐渐的放弃抵抗臣服了，开始主动，开始艰难的回吻。而此时，却又被我一把推开。

你是个可悲的男人，常夏不知道她是否真正得到过爱，而你，连自己是否爱过她都不知道。

我用手指抵开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带着天下最残酷的笑靥如花：“齐信公子，听说令姐的生辰就是今日呢。”

他的胸膛起伏着，没有料到我会忽然这么一句，然后点头。

“令姐……”装做不经意的样子，天真无邪的歪着头道：“今日起就是年庚三十了吧？”

橘齐信讶异的看着我。他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变得冷冽清澈，像是一道寒光利剑般凌迟着我。我不在乎，一个人若是曾经死过，很难说她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怕什么。

当朝中宫伶子——太政大臣长女、右近卫少将橘齐信长姐。

于是炫耀般玩弄着丝缎也似的秀发，说出了更加阴毒的话回敬：

“不知道主上^②是不是也会像公子刚才一般，为常夏情难自持、忘记少年夫妻呢？”

然后欣赏起他死人一般惨白的脸。

你想当圣人吧？你想在道德和欲望之间寻求平衡是吧？你想一辈子都为了自己所谓的良心伤害别人、伤害爱你的人是吧？

不，我偏要你牢牢记住：你负了常夏，你害死了常夏，你越想逃避这罪恶感，我越要让你在记忆里慢慢加深印象，一天天腐蚀你的神经。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突然决定要入宫？！”他平静温和的表情荡然无存。是呢，即使是不爱的女人，但她既爱过他，却将成为别的男人的女人，教他何以平复？

他紧紧攥着我的手腕，这一刻，不知怎么的我竟走了神；围